



温燕霞中短篇小说选集

# 乡土画

XIANG SU HUA

温燕霞◎著

- ◎夜来香
- ◎阿清
- ◎秋山
- ◎春霜
- ◎老桂树
- ◎彩棺
- ◎豫让
- ◎送你一束玫瑰
- ◎玩笑
- ◎悬崖上的故事
- ◎玩笑
- ◎麻二拐与杨教书
- ◎六婶
- ◎扶魔
- ◎月光下的桂树林
- ◎葛萝花





温燕霞中短篇小说选集

乡俗画

XIANGSUHUA

温燕霞◎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法律顾问：江西中戈律师事务所 张戈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俗画 / 温燕霞著. — 南昌 :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480-0440-0  
I. ①乡… II. ①温…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5947号

#### 乡俗画——温燕霞中短篇小说选集

---

著者：温燕霞

出版：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址：南昌子安路66号 网址：[www.jxfinearts.com](http://www.jxfinearts.com)

邮编：330025 电话：0791-6565856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江西印刷集团公司 版次：201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7.25 字数：340千字

ISBN 978-7-5480-0440-0

定价：33.00元

---

赣版权登字-06-2010-25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乡俗画/001  
老桂树/015  
阿清/022  
春霜/027  
彩棺/042  
麻二拐与杨教书/051

送你一束玫瑰花/061  
六婶/067  
梦魇/077  
秋山/087  
玩笑/098

悬崖上的故事/140  
鱼肠剑/147  
豫让/159  
深秋的雨/174  
蕴芳楼/182  
茑萝花/194  
夜来香/225  
后记/269

## 乡俗画

### 一、高鼻

高鼻是位女疯子的外号，正如这外号所形容的一样，高鼻的鼻子确实高，且高得直挺，高得秀气，还连带一双眼也变得又大又凹，乡人以为不美，说这是苦命相。但高鼻的命却一直好：生长在小有权势的大队会计家，独苗一根，有穿有吃有人疼，如此长到19岁（那年正巧是1973年），两只奶子鼓鼓的、脸子嫩嫩的，不晓得引了多少男子的眼光。高鼻对这点挺满意，于是更不想出嫁了。这里出了嫁的女人多半不到一年就变邈邈了。所以，尽管有媒人给她介绍了公社副书记的崽，她爹娘也巴望她答应，高鼻仍拒绝了。她嫌那人罗圈腿，再说她当时正迷着唱戏。

说是唱戏，其实只不过是到公社的文艺宣传队唱唱歌，搞搞三句半之类的对口词，但高鼻已很满足了。她到宣传队主要是为看老海。老海是领队和编导，是个货真价实的上海“阿拉”。上海“阿拉”老海长得一副女娃子相貌，皮肤嫩葱如刚压出的豆腐，讲话声音很和善，脾气却臭，老是用一副古里古怪的神色看人。看高鼻时的神情又更加特别、更加古怪一些。高鼻怕死了他又想死了他，常常整夜整夜地梦见他。梦里的老海目光和声音一样温柔，可只要一醒，便觉老海的目光更加古怪和吓人了。

这年刚入冬，宣传队就开始了活动。老海先教大家学一个表演唱《万岁，伟大的领袖》，其中有几个动作很难做，别的学戏的妹子都做不来，只有高鼻学得有模有样。老海却仿佛不喜欢她这种模仿力，对她越发凶狠了。高鼻气不过，决定退出宣传队。她两个晚上没去宣传队，以为老海会来请，谁知伙伴却传出话来，说老海已找了别人。高鼻一听，更加气不过，便又去了宣传队。见到老海后，有意地哑了嗓子，告诉他自己这两

日病了。老海望着她，说：

“没病坏吧？”一边不经意地捏捏她丰腴的胳膊。

高鼻双腿一麻，几乎倒下，幸亏扶着了墙，这才站稳。这夜她的戏学得极好。声音清清凉凉的，一张脸在闪烁的汽灯下绽放如荷花。老海的目光第一次变得跟梦中一般柔和、多情。

这夜的戏排得很晚。等到大家归屋时，周围村庄已经暗无灯火。从公社礼堂出来过了那座水泥桥后，大家四散而去，天地间蓦地变得异常安静。高鼻和老海一前一后地往樟树下的那片黑影走去。他们俩都住在那片黑影中。一路上，高鼻一直盼着老海和她讲西天，甚至盼着他“欺负”她，但老海却好像不记得她这个人，自顾自地走进了他住的那个祠堂。

高鼻真的病了，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血色丰润的脸庞子忽然苍白起来，父母便不准她去学戏。她硬要去，谁知到了那儿却不见人，一打听，才知老海放了大家的假。高鼻想他大概是晓得自己病了才这样做的，真是知冷知热的好男子。高鼻这样想着，竟不知不觉地进了祠堂门。祠堂黑黑的听不见人声，高鼻踌躇了一会儿，又低头往家走去。刚迈出门槛，黑地里冒出个声音来，却原是老海。

“病好了？”他说，口气很高兴。接着又道：“你再不好我都要急病了。全县调演的的时间提前了，我们得赶紧排练，明天夜里就开始，一定要排出水平来。”

高鼻使劲点着头，却忘了黑灯瞎火的老海看不见，及至老海询问她时才反应过来，于是便嗤嗤地笑。老海没问她笑什么，只一个劲地要她答应加紧排练，她故意作俏，不理老海，老海就有些焦灼。看他这卖力的样子，县文工团是真的要调他去了？想到这以后很难见到老海了，高鼻便难受得不想说话，偏偏老海这夜兴致极高，竟邀她到他的房间去玩。高鼻本不愿去，终于抵不过，还是默默地跟着去。

老海的房间很乱很脏，黯淡的油灯下却浮着股奇怪的雅致，并飘着淡淡的清香，只是太过冷清，叫人看着还是心疼多于羡慕。回忆起前二年知青点的热闹，再对比老海如今的这份孤零，高鼻不由替老海伤心。一边就想那个定别人成分的人真坏，只“资本家”三个字便堵了老海的出路。这个知青点里原有七个知青，二年时间里病退了二个，顶替回上海的有一个，一个最漂亮的女子参军去了，一个去了县农机场当工人，另一个嫁给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儿子，如今只剩老海独一个。平心而论，老海是七个知青中最有本事的。可本事有什么用？他成分太高，就是变成孙悟空他也死不脱。那他以后怎么过呢？莫非真的一辈子在农村搞泥丸？这样一转念，高鼻便又希望老海能去县文工团，哪怕自己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他。

高鼻的眼睛大，泪孔也大，这时那泪珠很顺当地淌了出来，沾在翻翘如鸟翅的乌黑睫毛上，宛如晶亮的银珠。迷蒙的珠光中，她发现老海的脸离她很近很近，柔软的

双唇微张着，似乎很干燥，一双眼睛却炯炯地亮得人头晕。高鼻顿觉呼吸急促，轻呼一声，情不自禁地投入了老海不很强壮却也结实有力的怀中。

高鼻哭了。她那嚤嚤的声音只来得及飘出一个音符，嘴就被老海的唇堵住了。在一阵眩晕中，高鼻觉得自己被扳倒在床上，她有些怕，更多的是惊喜与好奇。她温顺地躺着，任老海的手灵巧地抚摸着。她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一张琴，老海那细长柔和的手指从哪里滑过，哪里就会发出温暖的呼应之声。但老海忽然放了她，呆呆地望着帐顶出神。高鼻不耐，竟淘气地缠了过去，老海也不推，扭头朝她一笑，淡淡地夸她的鼻子和眼睛。高鼻说那鼻子好丑，还得命。老海挑起嘴角笑了，笑得古里古怪。

“命，命是什么？”

喃喃自语罢又怔怔地凝视着帐顶。高鼻的双颊一下子变冷了。她又开始怕他了。她想要回家去，却又不敢说出口，怕惹得老海不高兴，于是便一动不动地躺着，全心全意地去回味刚才的情景，回味来回味去，觉得还真新鲜真有意思，正要和老海说说，一斜眼看到他神不守舍的样子，一腔热情顿时化作冷水，不由得重重地“唉”了一声。

“你，你怎么躺在这儿？”

老海倏地撑起半个身子，睁圆了眼睛看她，仿佛她是一个妖怪。好一阵子，他才晃晃脑袋，“哦”的一声想起了刚才的事。高鼻猛地哭着爬了起来，要走。老海忙把她扯住，拿了自己雪白喷香的毛巾给高鼻揩脸。

“真对不住，我今天吃晚饭时呷了点酒，有点醉了。”

老海一边说，一边却伸手捏她的胸脯。高鼻更伤心了。她晓得老海在骗她。刚才她并没闻到酒味，于是便愤愤地拨开老海的手，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回了家。

两天后，宣传队又开始了排练活动。高鼻变得异常积极，笑脸却越来越少。她本以为老海会对她好些的，谁料到老海还是老样子待她，不过他的目光不再阴沉，而是温情地停在她高高的胸脯、细细的腰肢和浑圆的臀部上。每逢这时，老海的双目便射出奇异的光芒，直灼得高鼻全身簌簌发抖。她总也忘不掉那个夜晚，但也只有一个夜晚供她回忆。因为打那夜之后，老海就一直躲着她。她晓得老海的心思。老海怕被她“黏”上，到时脱不了身。高鼻虽知他无情，心里却免不了要牵挂他，一面觉得自己好贱，另一面又觉得这种单相思无比甜蜜，由是一来，高鼻整日便恍恍惚惚的，夜晚排戏时动作老做错。老海气得苦，却又不愿哄她，只得任她去错。

调演的日子快到了，老海决定先彩排一场。彩排那日，老海请了那个想娶高鼻做儿媳妇的公社丁副书记和正在公社蹲点的县革委会副主任等人来观看。老海把那个表演唱放到最后压台。不知怎么搞的，高鼻这天很不舒服。因为每逢她出台，丁副书记那双眼睛便牢牢地黏在她身上。许是被这双眼睛吓的，高鼻直觉得头晕脑涨，浑身冒虚汗，好容易挨到最后那个表演唱了，却不料忘了动作。她稍稍愣怔了下，就想起自己该高举着

毛主席的那尊石膏像，从后面转圈转到台前，然后做弓箭步造型。那转圈她平日是转得很好的，偏偏那夜却出了鬼，只转得半圈，便连人带像摔在台板上。随着“轰”的一下响，舞台上白光四溅，台上台下齐声惊呼起来：“呵！”高鼻不听也明白了，她手里正捏着毛主席像的一个肩膀啊！她有点懵懂地爬起来，想向老海解释，一抬头，却见公社丁副书记带着两个神色严肃的青头后生上来了。她认得那两个人，是公社的武装干事。高鼻就这样被抓走了。

一墟以后，在公社礼堂开公审大会时，剃着阴阳头、被五花大绑的高鼻疯了。当时老海正在台上作深刻检讨，说自己瞎了狗眼，竟把一个心怀异心的反党分子吸收进入了宣传队。高鼻听了，仰起头咯咯笑成一团。众人拉起她时，她便唱起了“五更想郎”的山歌。

“……三更呀，想郎好人才，心中怕郎哩，呀子唔敢来。老妹，哎开门等呀嗨嗨，等郎和妹、和妹打冤家……”

这时，会场上笑闹声四起。一些青头后生在鼓掌：“来一个，来一个《十八摸》！”

主持会议的公社丁副书记在话筒前狠命“嘿”了一声，众人这才闭上了口。静悄中听得高鼻清清亮亮的嗓音：

“嘻嘻，十八摸，丁书记就摸了，嘻嘻，睡了好几夜。嘻嘻，嘻嘻。”

……

关于高鼻发疯那日的细节，就只听到了这些。那个公审大会我没去。高鼻发疯后我倒是常见到她的。高鼻是文痴，从不蓬头垢面，更不撒泼耍赖，就是她的关于老海的喃喃自语，也是好文雅的。可能正由于她的干净平和，倒给了那些好色之徒以可乘之机。尽管高鼻的父母没少操心，她的肚子还是给人搞大了好几次，而且那些孩子都生下来了，当然，全部送了人。高鼻死于她的第四次分娩。那年她二十六岁。

顺便说一句，那个老海虽然作了检查，却仍未去成文工团。不久之后，他用刀斩断了左手的三根手指，病退回上海去了。高鼻后来的事，他多半不知道。

## 二、老糊

他的大号很响亮，叫黄天璋，可村人没一个叫的，见了面，无论大细都喊他老糊。老糊长相好，身材也高大威武，只可惜面上少须，加上走路姿势显女相，多少有点滑稽的味道。

许是无须的缘故，老糊的脾气好得很。有一次，村上几位南昌来的知青，趁他在屋门口的柿子树下午睡，用墨汁在他脸上画了只俗称“四脚爬沙”的乌龟，这在村人看来是极大的侮辱。老糊虽说是地主崽，跟大家不在一个阶级里，却也是黄门一脉，于是，

便有人愤愤地鼓动老糊去找那两个知青拼命。老糊听了，只白净脸一绽，笑笑：

“日子长，难过，大家开开心嘛！”

除此之外便再无别的话。他既如此，大家也便算了。村人面上夸老糊好大度量，暗地里不免骂他是扶不上墙的泥菩萨、出不得头的豆腐脑。

“难怪娶不到老婆呢！这样的没出息！”

有人甚至把老糊年逾三十仍光棍一条也归罪于他的好脾气，老糊听了，更不恼，笑嘻嘻地说：

“打单身自在，冇老婆骂！”

有人便说老糊是半公嬷，要不这样一个男子怎会不想老婆？老糊听了这话，依旧不恼，依旧笑笑，只是笑得有些酸楚罢了。

老糊的好脾气给他带来了好运气，他被弄到公社打杂去了。推荐他去的是公社里的一名领导，也是黄姓人，那领导待他很好。老糊好感激，做事也就特别卖力气。公社里的人都喜欢老糊。其中有一位公社广播站的广播员刘媛，是赣州市下放来的，她也待老糊不错。老糊是个懂礼道的人，晓得回报。他的回报便是对刘媛加倍的好，好到刘媛说什么他就做什么。还好刘媛心不坏，刘媛要是起坏心叫老糊去跳水库，老糊也是会去的。

有一天挨夜边，公社的丁副书记要刘媛到他的办公室谈工作，刘媛不肯去，丁副书记就自己来请。他抓着刘媛的一只手臂，呵呵笑着从老糊的身边过。刘媛见了老糊，就跟见了救星一般，脸上的恐惧顿时一扫而光。由于丁副书记扯着刘媛的手臂，刘媛不好说什么，但老糊从刘媛期盼的眼神中领悟到了她那没说出口的意思，便悄没声息地跟着到了丁副书记的住处。丁副书记在院子的东边，很僻静的二间平房。房前有几株茂密的夹竹桃。老糊跟去后就躲在树后头。由于那夜公社的大部分人都去看《卖花姑娘》的电影了，院子里好安静。老糊隔着一段子路仍能听清丁副书记的声音。

呵，丁副书记还真积极，电影都不看，一心为公啊！老糊见没什么异常，一门心思转到了电影上头。他是很想去看那部《卖花姑娘》的电影的，电影里的姑娘跟刘媛长得有些像呢！只是他没有弄到票，后来刘媛虽然要送他票，却给他拒绝了。他不想一个人去。他宁愿在那个房间里坐着，静静地从窗口去望对面楼上刘媛的房间。刘媛这天不舒服，她说了要早些睡的。刘媛睡着了会是什么样呢？那么娇娇小小的，只怕一个指头就能把她钩起来了。老糊想着，往常那股若隐若现的欲望即刻变得强烈而清晰起来。正想得神魂颠倒时，丁副书记屋里的灯灭了。黑暗中传来刘媛压抑的低呼。老糊略一思索，悄悄返身往外走去，然后炸开喉咙“哦”了一句，随即对着夜色大声反问起来：

“你说刘媛在哪里？在丁副书记屋里，是啵？好，好，我这就去叫。刘媛！刘媛！”

老糊边喊边跑，咚咚的脚步声好响亮。丁副书记屋里的灯自然又亮了。刘媛从里头走出来。由于是背光，老糊看不清刘媛的脸有没有发胀，但她那对眼睛却亮如火星，晃得老糊不敢抬头。他一直把刘媛送进她自己的房间。刘媛叫他坐，他坐下了。刘媛低着头站在窗边，泪水吧嗒吧嗒地掉。老糊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只好猛咳两声，尔后不声不响地走了。回到那个凄清的小屋，他很想伏在床上大哭一场，但他到底没哭出来。他是老糊，可不是什么老哭。就是那年他爹娘挨斗后跳河死了，他也只流了几滴泪。

没想到，不会哭、不爱哭的老糊也有哭出声的时候。那日刘媛买了些木炭，想找便车带回家给赣州的老爹老娘烤火，但卖炭的老倌欺她，不给挑到公社。正巧老糊从圩上理发回来，路上遇到了。老糊不愿刘媛求人，便分三趟帮她挑完了。刘媛好感激，夜晚便邀老糊去她房间里煮面吃。吃完了面，两人就坐着讲西天。当时正值十五，窗外一轮圆月诱人。刘媛趴在窗边看了会子月亮，招手叫老糊过去。窗户太小，老糊过去后把刘媛挤在一旁。他正想抽身退出，薄薄的木门突然奇怪地被人撞开，随即一道强光射来，还没等老糊和刘媛明白过来，就有人把他们两个绑住了。

“把这对奸夫淫妇拉出去游街示众！”

只听得门外的丁副书记这样说。众人应了，便推着他们往街上走。明晃晃的火吊下，刘媛胸前赫然挂着几双烂布鞋。有人拿了个破锣塞到老糊手里，要他边喊边敲。老糊边点头说好，等到过桥时却把破锣扔到了桥下。老糊正暗自高兴，不料迎头一勺粪水浇下，糊住了眼鼻耳口。老糊边走边吐，待他能睁眼看开口讲时，他们又转回了公社大院。他没看见刘媛。悄悄问一个比较要好的厨工，厨工也说没见着，同时却向东边的屋子努了努嘴。老糊顾不得辩解，也顾不得冲洗，偷偷地窜到了丁副书记的窗下听了许久，待弄清楚里头确实没人时，一口气这才顺畅地呼出来。

谁也料不到，第三天刘媛却死了。她是被水库里一个捞鱼的贩子拿抄网抄上来的。老糊听说后马上赶去了。刘媛躺在水边的沙石滩上，浑身赤裸，略有浮肿，却反比生前更见丰腴，只是皮肤苍白得吓人。

由于对刘媛的死有许多闲话在流传，公安局便派人来调查。他们解剖了刘媛的尸体，解剖证明刘媛是自溺而死。听公安局的人讲，这刘媛生前最起码刮过四个以上的小孩。

老糊哭了，他不晓得自己真正伤心的是什么。那日正好领了钱，老糊便到馆子里大吃大喝一通，回公社后醉了三天二夜。醒来后人迟钝了不少，好脾气倒没改，见了谁都笑咪咪的。不晓得为什么，丁副书记却好怕老糊，几次要辞了他，无奈老糊背后有黄姓领导当靠山，丁副书记辞他不动，这样老糊便仍呆在公社里打杂。

刘媛死后两个月左右，丁副书记忽然中毒身亡。同一日，老糊失踪。后来公安局派了人去找，又往全国各地印发了许多通缉令，仍是连他的毫毛也没找回一根。倒是在许

多年之后的某个夏天，一个到新疆某地出差的老乡，说是在那儿看见了老糊，又说老糊开了个大餐馆，很阔，身边有个女的作陪，那女的像极刘媛。

### 三、南风

下了半月的雨雪，从大前日起，却忽然暖和起来。南风阵阵吹着，李巴婆家屋前的干芭蕉叶，便如蒲扇一般，呼啦啦地摇。这声音以往听过千遍万遍了，李巴婆从不感到有什么好听。而今那软软的每一声，都在她枯萎的心田唤起一阵温暖的回忆，同时也煽旺了她的复仇烈焰。她那昏黯的双目便电光火石似的，两道强劲的寒光直射离她家不过百米之遥的那幢房子。

那房子半新不旧，门上的红对联很是刺目。李巴婆痴痴地望着，口里喃喃地骂：“好个狼心狗肺的涌泉呐！好你个上馱死下馱埋做恶鬼的涌泉呐！”这边眼泪便刷刷地流下来，干皱的脸皮上顿时有几道温柔的痕迹，皮肤发出滋滋的吸水声，肉里头麻乎乎地痒，仿佛小时候的憨头在伸手摸她。

憨头啊，可怜我个憨头崽，在班房里也不晓得病了没病？想到这，李巴婆长叹一声，干瘪的腮帮子动了两动。她在咬那仅剩的一颗大牙，同时心中咒起了涌泉的七祖八代。要不是涌泉去公安局里告，憨头怎会被抓住啊！这个断子绝孙的涌泉，平日里慈眉善目，一口一个“巴婆”，临了却干这等缺德事，真是个好死不死的狼心狗肺缺德鬼！

这样骂着，李巴婆的眼泪又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冬阳下，她的每一颗泪珠都红艳得如同熟透的樱桃。李巴婆不惊不乍，她晓得，自家的泪是早就流光的了，她眼中现在流的是血。

其实，李巴婆的眼泪并不脆。小时候因为不爱出眼泪，她曾得了个“铁眼”的外号。李巴婆后来之所以把泪哭干，主要是命不好的缘故。婚后第五年，老公在打石时被石头砸死。她50岁时，30岁的独生子和儿媳妇被山洪冲走，连死尸都不曾找到。只这两次，她的眼泪便流完了。在这以后的十几年里，李巴婆再也没流过泪。她只是把满腔的爱全部倾注到5岁就丧父失母的孙子憨头身上。好不容易把憨头拉扯大了，原以为老有所靠了，却不料飞来横祸，来了帮警察把憨头抓到班房里去了。抓憨头那日，正好是李巴婆的70岁生日。

那日，天还不亮她就起床煮了两碗面条。一碗光面，她吃，另一碗面条上盖着两个香喷喷的煎蛋，是憨头的。她煮的面和煎的蛋，憨头还真喜欢吃，只一低头一抬头工夫，他手里就只剩个空碗了。

“憨头，好吃么？”

她问，一边悄悄地屏住气，免得使劲吞口水，一边等着憨头的回答。憨头看也没看她，粗声粗气地道：“好吃又怎么样，你又不能天天煮给我吃。”说罢，伸了个懒腰，

进里屋困觉去了。当时李巴婆心里是很失望很难过的。这种黄灼灼、香油油的荷包蛋，她几十年没吃过了，实在是想尝尝味道。她把蛋全添给憨头，也是一种试探。她满以为憨头会懂事地夹回一个给她的，至少不会两个一起吃掉，可谁知憨头根本不把她当一回事，真叫她伤心。

李巴婆坐在清冷的屋里长吁短叹了一会，又觉不能怪罪憨头。后生崽贪吃，这是该的。再说憨头本身就憨么，心眼不会转弯的，哪里会想到那一层呢？这样宽慰着自己，心下隐隐地觉得真对不住憨头。憨头5岁跟了她，穿不起好的吃不起好的，真是什么都低人一头。作为补偿，李巴婆只有处处怜他惯他，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去世的男人和憨头的爹娘。苦熬了20年，她老了，憨头也大了，嘴边毛茸茸的一圈，不高兴时一瞪眼，吼几句，管叫她半天回不过气来。唉唉，崽大不服教，雀崽仔大了还要飞呢，怨不得他眼大嗓子粗，是条好汉也不一定。

想起算命先生说她能活到90岁的话，李巴婆又喜又忧。喜的是还能看到曾孙，忧的是她年老体衰，憨头又好吃懒做，那亲事一时不好办。等他睡醒了，得劝他好好去寻钱。嗯，就那样劝他，也许会听进去的。

那日李巴婆坐在屋里，东想想，西想想，日头就出山了。于是她提着桶衣服去蹬下的河边洗。刚出房门，她就发现刮南风了，南风捎带着雪后山林的气息，熏熏地扑了她一身，撩乱了她的发丝，也摇响了屋前的芭蕉枯叶。

“沙沙沙，沙沙沙。”

芭蕉叶不快不慢地摇着，这声音使她不由想起了那逝去了的无数个夏夜。在那些日渐模糊也日渐温馨的夜晚，憨头总要她打扇才能歇着眼。她摇扇子时，扇子也这样沙沙沙地响，“沙沙沙，奶奶奶。沙沙沙，奶奶奶。”眼前耳边的，仿佛又看见了听见了憨头豁了牙的黑脸蛋和稚声嫩气的叫喊。她干裂、乌黑的嘴唇动了动，露出了一抹几近辉煌的微笑，但这笑很快就被憨头那倏然响起的、撕心裂肺的喊声吓跑了：

“奶——奶——呀！奶奶呀！不去，我不去呀。奶奶，奶奶！”

这分明有点嗡嗡的粗嗓，顺着和暖的南风飘过来，却教她想起了轻轻摇动的芭蕉叶，还有那条浮着奶膻尿臊的小喉咙。憨头，憨头。她颤颤地往回走。那条弯弯曲曲，两旁长满茅草的石蹬高得好像天梯，没有一个尽头。直到现在，李巴婆也想不起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她记住了憨头绝望乞怜的目光，还有就是眼泪漫过脸颊时那种汹涌的感觉。她正诧异于自己的泪是红的时候，憨头梦呓似的道：

“我晓得的，是涌泉这乌龟告了我。是他，我晓得的。”

涌泉，你这个龟孙！

此刻，李巴婆眼中的寒光忽然化作两点火星，熠熠的，穿过清纯的空气，飞落在涌泉家的门板上、屋檐上。南风软轻轻地吹，那两点火星慢慢化成氤氲的一片红焰，继而

火舌四舔，周围是一片毕剥声。这恐怖而壮观的场面多次在李巴婆的梦中出现，便是白日，比如此时此刻，她脑海中也自会浮现出这日盼夜盼着降临的天火。李巴婆微闭着眼，陶醉在那片酡红的色彩中。她相信，人眼不开天眼开，老天爷总是向着落难人的，也许过不了多久，涌泉就会死于一场大病，还有，他家的牛也会被偷走或跌死。最好是烧场大火，烧得他片瓦不存，甚至……

想到这，李巴婆禁不住打了个寒噤。寒噤归寒噤，实际上她是起过那个恶念的。有一次，她剖了一个刚喷了1605的西瓜，打算叫涌泉的那对儿女阿宽阿环兄妹两个过来吃，正当她在涌泉家门口轻声呼喊的光景，晴天里一个响雷下来，击中了离她不远的一棵树。那树冒了阵青烟后，竟一切如故，谁料傍晚有人往那儿靠了一下，那箩粗的大树就无声无息地倒下了，用手一捻，树杆叶子全成了灰，真是奇怪得很。李巴婆事后一想，还真有些后怕。她总觉得那是老天在警醒她。常言道，冤有头债有主，涌泉造的孽该涌泉得报应，与他家娃娃无关。从那以后，李巴婆尽量不去动那两兄妹的念头，实在恨极了，便全心全意地去想象那场突降的天火。天火烧得越惨烈，李巴婆的心越舒坦，但舒坦过后，却只剩下深入骨髓的悲凉之感，就如她眼下的心情一样。

中午了。南风越刮越大，带着温柔的呼啸在静谧的村庄里游荡。李巴婆坐在光滑的门坎上，任凭心中的悲凉溢出来，渐渐地把南风也沾凉了。凉凉的南风里，有一种特殊的清甜，李巴婆使劲吸了两吸，那清甜便直冲顶门，本来模糊酸涩的双目顿时明晰起来。群山的轮廓越来越清楚，她看见憨头正在残雪未消的林间捡香菇。当然，那都是往年的事了。今年的香菇再发，捡菇人中也不会有她的憨头了。李巴婆很难过。因为劳劳碌碌的村人大都不晓得憨头对她的重要性，或许晓得，却也爱莫能助，便只好装憨了。

要是往年，有憨头在家，今夜就可以吃一顿清香可口的香菇粉皮了，还有啊，夜里也能生火盆烤香菇。在暖烘烘的香菇气息里打盹，是李巴婆最惬意舒心的时刻。可如今呢？夜晚变得又冷又长，冷清得连梦都不肯光顾，她只好整夜干瞪着眼，去追忆那时断时续、杂乱无章、模糊褪色的旧时岁月。那些浮现出来的画面虽然残缺不全，但多少总能带给她几丝温馨与甜蜜，只是这样一来，那满屋的凄清、满屋的寒风、满屋的孤独就更难耐了。有几次，她发现自己竟在半夜时分到处徘徊，手里还捏着把明晃晃的菜刀！她也许真的该死了，可又实在不忍和不甘。她的憨头还在受冤枉呐！不知怎么的，尽管公安局的领导和村里乡邻都异口同声说憨头拦路抢劫犯了罪，李巴婆就是不肯相信。这憨头是她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小时候也管了也教了，怎么会去干那种缺德事？李巴婆就是不信，越不信就越恨涌泉。她本不信神的，自憨头抓走后，她却在厅下摆了个神龛，每日早晚总要诚心诚意地拜上几拜，一求菩萨保佑她的憨头，二求菩萨降祸于涌泉。人么，一报该有一报的。李巴婆信这个。

南风越刮越凶了，而且变得很干燥，吹得李巴婆有些口干。她肚子有些饿，看看周

围，已有几家的烟囱管在冒烟。炊烟是蓝色的，和远山的颜色一模一样。这蓝色使她渐生浮躁的一颗心重又安定下来。她没动，依旧以早上刚坐下时的那个姿势坐在门槛上，盯着涌泉家大门的双目有些昏黯。日头白白的，反没那么热了。涌泉家门口那堆新砍的松木材散发出浓郁的芳香。从那扇半掩着的院门里传出阿宽阿环两兄妹的嬉笑声，看样子涌泉两公婆也跟村里的其他劳力一起上山捡香菇了。捡菇这活是极有趣的，李巴婆虽多年没干了，却还清晰地记得碰到香菇滚烂时的那种狂喜。今天涌泉从山上滚下来才好呢！李巴婆恨恨地想着，她有些听不得对门那对兄妹的笑闹声，那声音太让她伤心。不可思议的是，那声音同时又让她发疯般地入迷。唉，真是讲不清楚的人！

李巴婆捂一会子耳朵，又屏息听一会子，正叹着时，对门阿宽阿环的笑声却化作了尖叫，那叫声凄厉而恐怖，听得李巴婆汗毛直炸。她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就在这当口，她看见有几缕黑红黑红的东西在她眼前飘，似乎是一面被风舞动的旗帜，在南风中猎猎作响。

莫非是有菩萨降世？要不哪来的紫气祥云呢？疑疑惑惑地猜着，却猛地闻见了焦烟味。这气味她再熟稔不过了，那是梦里的气味。李巴婆怔怔地看着那越窜越高、越烧越旺的火龙，一时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做梦呢还是醒着。好一会了，她才回过神来。哦，老天爷！那阿宽阿环还在里头呢！李巴婆想到这，就觉得背后仿佛有人在推她，以至于她没费什么劲，就飞快地冲进了那烟雾腾腾、热气逼人的灶间……

天黑时分，涌泉夫妇回来了。满面乌烟、满眼惊吓的阿宽阿环迎上去，四人抱头痛哭。哭罢，阿宽告诉娘爷说，他听见李巴婆在里面叫憨头。阿环却说，李巴婆推出他们两个后，立刻就扑在地上了，根本就没叫什么憨头。这样说了会子，四人重又哭起来。

南风忽然小了。半夜时分下起了雨，整个村庄都弥漫着烟焦味，有点苍凉，有点悲壮。

#### 四、借种

李三爷祖上四代单传，饱受人丁不旺、势单力孤之苦。他18岁那年有人给他算了一卦，说他命中有五子，且全是虎将。对此李三爷深信不疑，次年就撺掇着爹给他成了亲。那时他身强力壮，老婆外表柔弱，田里床上却跟他一样干劲十足。两夫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日子过得挺活络，却也寂寞：老婆的肚子不坐胎！几年下来，还是老婆看老公，老公瞧老婆的，真让李三爷生气。后来经高人指点，李三爷深夜翻墙进了县政府大院，那儿原是一个地主的宅院，以前有一对送子石麒麟，据说女人吃了麒麟身上刮下的粉末能生崽。李三爷便刮了一米袋回来，顿顿让女人吃石粉，硬把一个原来还有几分水灵的老婆吃得面黄肌瘦。尽管这样，倒也不冤——那一袋石粉吃完后，李三爷的老婆果真怀了肚子。十个月后，给他生下个白胖小子，取名麒麟。可惜那石麒麟只灵验

了这一回，以后任李三爷老婆怎么吃，那肚子再也不肯隆起，李三爷的五虎梦只好就此完结。不过，李三爷并不气馁，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麒麟身上。麒麟才刚满17岁，他就张罗着给他找了个高胸脯、圆大屁股的壮妹子。听老人说，这种妹子会生崽。没想到麒麟小两口比三爷老两口更不济事，生了四个清一色都是拉尿不上墙的赔钱货，莫说李三爷不死心，就是麒麟也不死心。爷儿俩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生出个带把儿、拉尿能上墙的崽崽仔来。

一日收工归屋，麒麟给爹装了锅水烟，恭恭敬敬地递上，然后说：“观音又怀上了，这次呕得厉害，只怕是个崽。”

李三爷一听，这边就吩咐老婆把笼里的鸡放了，“不卖了，留着给观音补身子。”麒麟感激地看看爹，欲言又止。

“是不是他们又来催？”李三爷“呼噜呼噜”地猛吸了两口，从鼻孔中喷出股白生生的烟，轻描淡写地问。麒麟点点头，更加忧形于色。

“听哇这次是县委李书记亲自挂帅，不比以往，生了两胎以上的，不管是男是女，一律结扎。”

“给钱不行吗？”

“不行。”

“那就让观音到你大姑家去住，生时你和你娘再过去帮忙。我们带钱粮去，不添什么麻烦。”

“噢。”

于是就把观音送进了大山深处的亲戚家。计划生育工作队几日后来找观音引产，自然又落了空。气急之下，几个年轻后生便拉了麒麟去，一刀把他给扎了。当时李三爷在外村喝喜酒，回来后得知这一消息，顿时便昏死过去。村人又是灌姜汤又是掐人中，好不容易才把他弄醒，谁知此后人就跟傻了似的，几日不进水米，吓得麒麟慌慌张张地去扯了素布做寿衣。这事不知怎么的让李三爷晓得了，李三爷便很气，一气倒把那股傻劲气跑了，人复安康如初，只是心情不好，动不动就发火。尤其见不得那四个黄毛孙女，一见就挥了拳要打，把李三爷老婆忙得够呛。

“哎呀呀，老太公，事情到这种地步，你气又有什么用？还是想想办法吧。”老婆这样求他。

他听后眉一横，眼一直：“卵子都给割了，还有啥格办法好想？总不能去偷人吧？”

话说到这上头，脑子却忽然好像开了点窍，也许，也许可以变通变通的，听说马头恼就有个当公公的，见儿子不行，自己就顶了缺，竟然生了个崽子下来。只是这种缺德事如何做得出来？就是真能生下什么来，到时那孩子该怎么喊他呢？不行不行。李三爷

摇着头大骂自己不要脸，老糊涂，过后仍然一筹莫展，只好依旧发脾气，生闷气。几个月下来，人老了好几岁。麒麟自幼孝顺，见爹这副模样心下早已不忍，便时不时掩住自己的悲痛，故作轻松地宽慰爹几句：

“这种事急不得的，慢慢来吧。现今结扎的技术不太高，不是有好多人结了扎照样生吗？大不了花钱找医生再把结的扎放了，只是不晓得医生有没有这技术。再讲观音现在还没生，说不准这胎就能生个崽呢。万一真生不下来，招郎进舍也是一样的。”

麒麟这番话不说倒罢，一说反而让李三爷老泪纵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难道他李三爷真要断子绝孙了？李三爷每每想到这一点，就心痛欲裂。偏偏船漏又遇顶头风，没过多久，观音在下山时摔了跤，小产了，是个刚成形的男胎。这接二连三的打击，彻底摧垮了李三爷的身体。李三爷卧床不起了。

爹这回只怕真的不行了。想起爹为自己所累，麒麟不由得黯然神伤。他怨，他恨，有一回竟拿了农药，说是要死在乡政府门口，众人好劝歹劝才把他弄回家。

“你这逆子，哪咯样冇骨气？你死了就没事了？告诉你，你现时死了，我不是连个撑孝祥竹摔瓦钵的人都有得吗？”

李三爷又是气又是怕，狠命支撑起身子，把儿子骂了个狗血淋头。骂过之后，李三爷神清气爽、妙计自生，病也随着好了大半。当天夜晚，他郑重其事地把老婆和麒麟两口子叫到身边，轻声细语地把那主意说了，听者莫不瞠目。

“这个，这个怎么行呢，不好不好。”麒麟变脸作色地连连摇头。

观音也是羞红个脸喃喃地道：“这不像话儿，传出去，不知让人怎么戳脊梁骨哪！”

倒是李三爷的老婆见过世面，听后非但不见丝毫慌张，反说出一番更有见地的话来：

“这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不得不法么！只是不能选本地人，最好到圩上去，找个外县的，人要强壮老实，由麒麟爹出面，到时完事了就各走各的。不过先要摸清楚，找的人一定不能跟本乡本土人有亲戚的，免得以后惹麻烦。”

“这种事，听也有听过，亏他想得出。”出得房门，麒麟低声地嘀咕了一句。观音望望他，一笑：“不是怪你么，不中用的东西。”说罢手指往麒麟胯下戳去。麒麟反手一把抓住，一连掰了五声脆响，疼得观音直叫唤：“你这千刀刮的。”

“哼哼，野汉子还没上门，就看不惯我啦？”麒麟满腹醋意。

观音把脸一沉：“你讲清楚，什么是野汉子。我是不怕断子绝孙的，要找也是你家给我找的，莫怪我。”

麒麟长叹一声，两人一宿再无他话。

又过得半月左右，李三爷能走动自如了，于是便请人择了吉日，一家四口搭同村大

毛的手扶拖拉机来到与邻县交界的银滩埠。银滩埠的面积与繁华仅次于县城，街上熙熙攘攘的，看得人眼花。考虑到李三爷病体初愈，麒麟便觅了一家茶铺，包了张八仙桌，安顿好老爹后，自己则拉了观音、老娘当街站，选起汉子来了。

春阳燥人，没站几久，麒麟就觉得烦：“操他祖宗八代的×！”他一边吸着“大前门”香烟，一边大口大口地吐痰，吐痰的间隙则喃喃地骂。忽然间观音扯了他的衣袖。

“你看，喏，就是那个穿黄土衣、留平头的，怎么样？”

他眼一睜，见到的是一张黑里透红的英俊脸蛋，心火不由“蓬”地发了起来：“娘卖×，你就是想偷汉。去去去，一边坐着去。”

他声音很大，有人回头看他们。观音铁青着脸走到公婆身边，提个篮子说是要归屋去。

“莫走莫走，不看僧面看佛面呐！”李三爷几乎哀求起来了。观音一则不忍让公爹太难过，二则呢她内心确实有一股奇怪的冲动，便半推半就地坐在了公爹身边。

时间忽然变得非常难熬，越近中午李三爷和观音越憋得慌。怎么这许久还不来？公公和儿媳四目相对，说的都是这句话。观音于是又想去。李三爷到底年纪大些，耐得住，刚劝完观音，就见老婆领了个体格魁梧、模样方正、眼神诚实的中年汉子过来。

“这位老人家找我，不晓得有么子事？”男人的声音粗洪有力，外县口音甚是中听。李三爷上下左右地打量了汉子几遍，一拱手：“请借一步说话。”汉子便跟着李三爷往对过的河岸走去。

“那人是船上的，第一次到这进货。”

悄悄赶来的麒麟小声地说道。观音体贴地望了他一眼，没做声。一会儿，只听她轻声地说：“要么还是走吧。大不了招郎进舍，这种事……”她摇摇头，乌黑的头发在柔软丰满的脖子上扫来扫去。麒麟一阵心酸，差点没落下泪来。这可是他的女人啊！那汉子多半不同意才好，他心里这么想着时，却见爹一人过来了，步态很是蹒跚。

“怎么样？”

“你过去，他在那里等你。”

李三爷说着，捂了双眼蹲下。观音不动，李三爷又催，催了两遍仍未动，三爷就火了：“你去不去？快去！”

“爹！”观音看看三爷，又看婆婆，眼中湿漉漉的。

“去吧去吧。”李三爷那个黄脸老婆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观音仍未迈脚，转眼又去看麒麟。麒麟先是垂头不语，倏地转身进了旁边一家馆子，高叫道：“给我一瓶四特酒！”帮厨的从柜子上拿了瓶酒给他，他一掌磕开盖子，仰头就喝了个底朝天。

“不去了。”观音转身往回走。

“你妈个×，你还不快去？去！”